

世 纪 与 人 生

微生断梦

——舒谔和冒氏家族

● 舒 谔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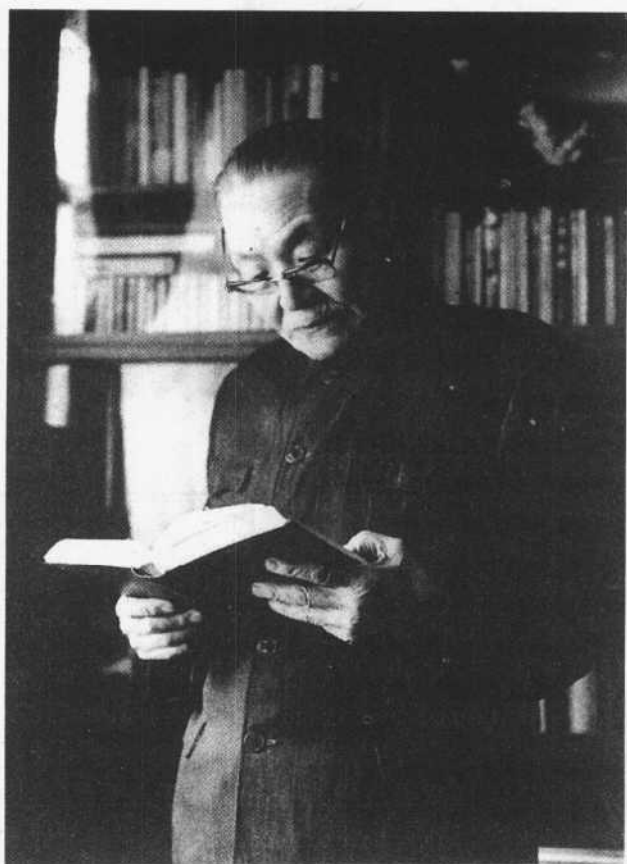
生

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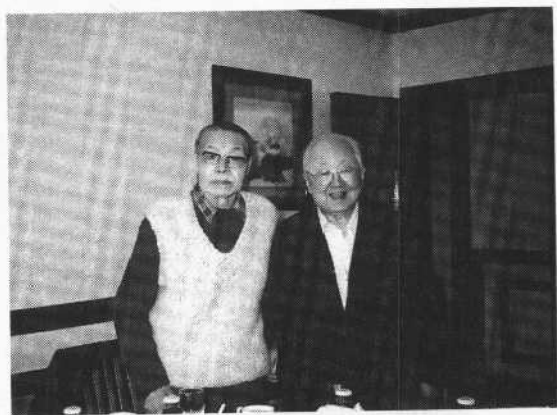
梦



◎ 舒 湮 / 著



本书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员舒谨。



启功和作者合影。



张中行访问本书作者。



季羨林和作者在北大。



作者与京剧表演艺术家
李维康、耿其昌合影。



1993年春节，作者与京剧表演艺术家刘
长瑜(右一)、杨春霞(右三)以及老画师
周怀民(右二)在一起。



作者和《董小婉》
女主角秦怡。



曹禺(右二)、李玉茹(右四)夫妇和作者
(左一)观看王金璐(右三)演出《走麦
城》后合影。



作者与柯灵、李小林合影。

柏杨、张香华夫妇邀约杂文作者曾彦修(左二)、舒谨(右一)、牧惠(左一)在北京饭店相聚。



王元化与作者在一起讨论问题。

作者与文友杨宪益(左二)、王世襄(右二)、王蒙(右一)茶叙。



目 录

第一章 冒氏家族	1
一、我的血液中流荡着蒙古人的基因	2
二、冒辟疆其人其事	4
三、我的家和家长冒广生	9
四、我的母亲和她的陪嫁丫头	23
五、落红身世的赛金花和卞老五	30
六、家里养了三个“吃闲饭”的人	33
 第二章 走上祭坛的羔羊	 43
一、京朝派的闺门旦	44
二、一个堕落的女人	49
三、我家的傻大姐	52
四、追求解放，追求光明的幻灭	53
五、她和残春一同归去了	57
 第三章 生命的第一乐章	 66
一、阿嘎，比母亲更亲的女人	67
二、金山河衙门	73
三、大嫂的死	78
四、金山楼观何眈眈	80
五、踏上童年成长的土地	82
六、人手足刀尺	84
七、我对过年最高兴	87
八、通和五号	88

九、我第一次看电影和吃西餐	92
第四章 少年不识愁滋味	95
一、我的大哥和新嫂子	96
二、成贤街和碑亭巷	99
三、却愁春梦短，渔火乱黄昏	101
四、“狗肉将军”的毛子兵进了南京	104
五、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的波动	105
六、我打了四哥一冷拳	107
七、大革命浪潮的冲荡	109
第五章 在沉重的十字架下	114
一、我在美国教会的明智小学接受启蒙教育	115
二、在金陵中学的日子	117
三、我进了一所上海贵族学堂	122
四、在江南水乡的姑苏城	127
五、“九·一”八事变爆发	129
六、从和平请愿到愤怒示威	132
七、狂飙横扫天赐庄	137
第六章 痴人说梦	143
一、朦朦胧胧的错觉	145
二、懵懵懂懂的无知	147
三、长恨绵绵的疚心	148
四、一别生死两茫茫	153
五、原应避免的悲剧	161
六、随风飘去的梦痕	165
七、阴晴圆缺是谓天	180
八、梦外梦缥缈云山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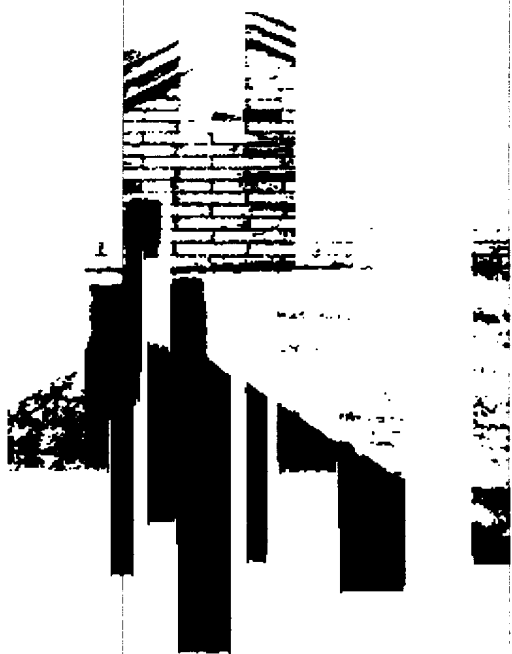
九、非梦也	190
第七章 电影的“轮回”	191
一、30年代的中国影坛	192
二、左翼电影的勃兴	194
三、电影评论怎样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196
四、我与影评人	198
五、我怎样参加《每日电影》的	202
六、《每日电影》的评论工作	204
七、“左”的幼稚病与教条主义	211
八、所谓“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	215
九、我悄然退出影评战线	219
十、重温故事的感想	223
十一、谈名导演费穆、史东山及其他	225
十二、关于“影后”胡蝶	230
第八章 战地行脚	235
一、炮火惊破了绮丽的羊城	237
二、动荡的战时首都	241
三、宁谧的中州	253
四、夜渡黄河	256
五、新乡纪行	258
六、卫河的激流	260
七、变色的蜥蜴——石友三	262
八、天津桥上望洛阳	265
九、潼关一瞥	268
十、初入临汾	271
十一、土皇帝、伪君子阎锡山	276
十二、卫立煌谈战局	281

十三、和朱老总一道过年	286
十四、洪洞之夜	293
第九章 延安去来	297
一、行进在历史的莽原上	298
二、延安啊,延安	302
三、“中国是一定有办法的!”——会见毛泽东	304
四、积雪开始融化——洛甫访问记	310
五、访问张国焘	313
六、寻找“叔孙通”	316
七、闹元宵	317
八、延安,青年们心中的“麦加”	318
九、“陕公”的一晚	321
十、三仙园	322
十一、礼拜六	323
十二、上帝的子民	325
十三、刘茜的悲剧	327
十四、生活也有落后的一面	330
十五、归程	333
第十章 在舞台上的人生	337
一、我家和戏剧的渊源	339
二、第一次出马就闹了笑话	340
三、天堂里的钟声	344
四、接受规范化的戏剧教育	346
五、田汉在南京	349
六、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日子	352
七、看“八路”演戏	354
八、来到“孤岛”上海	357

九、从聂赫留道夫到黑三的打手	363
十、为“孤岛”输送剧本	365
十一、《精忠报国》的风波	366
十二、我在大后方的日子	368
十三、《董小宛》引起的瓜葛	369
十四、周恩来对我的指示	375
十五、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82
十六、《水乡吟》的演出	385
十七、我也是天上飞来的重庆客	386
 第十一章 从朝市小吏到“接收大员”	391
一、毕业即失业	393
二、闲居南京的待业青年	395
三、乞食羊城	400
四、波澜壮阔的画卷	404
五、在“孤岛”的日子	407
六、我又回到了大后方	409
七、在山雾笼罩下一住五年	412
八、身在银行，却一心外骛	420
九、日本投降了	423
十、胜利后的上海	428
十一、会见马歇尔	430
十二、没有靠山站不住脚	432
十三、为衣食奔走栖惶	436
 第十二章 夜奔梁山	441

第一章

冒氏家族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金刚经》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

——《圣经·启示录》

一、我的血液中流荡着蒙古人的基因

我的血液中流荡着沙漠游牧民族蒙古兀儿的基因。由于几百年来汉化的结果,我早已丧失了那种在马背上奔腾呼啸而过的剽悍粗犷性格,但我依然秉赋着桀骜不驯的倔强脾气。

公元121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驰骋中原,降伏宋、金皇朝,又开始西征,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帝国。谁料150年后炎夏的一天,朱元璋的部将兵逼大都,迫使大可汗的裔孙脱欢帖木尔仓促撤退,率领宗室、六宫、宰臣、近戚和6万甲士远奔漠北。鼎革之际,散居各地的蒙古大军还有34万男儿齐陷中原。当明军大破元兵于洛水之北,截断了黄河以南蒙古军民和王公显宦北归的道路,这些被遗弃的臣民,埋名隐姓,流窜四方,或变改汉姓,定居大江南北,逐渐为汉族同化融合。我的祖先便是当年这群淹留无归的蒙古流民的血胤。

人道是，冒氏出于元朝太傅、中书右丞相脱脱的家人。脱脱姓氏在蒙古语称蔑尔吉解。“吉解”又译“乞颜特”，意为姓氏，是元代的国姓。从蔑尔吉解取其第一音节，译称冒(Mào)氏，像似汉姓了。考《元史》：至正十四年(1354)，张士诚起兵据高邮，元帝诏命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伐，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稟受节制。不久有诏，罪谴脱脱“师老费财”，削去官爵，安置在淮安，随又谪迁宁夏亦集乃路。蒙古军在南征时，不论贵贱，大都携带妻子同行。脱脱自不例外。他被安置在淮安为时仅一个月，又饬令西戍，匆促间，他的家属除年少的两个儿子等等，其余多数不及随同。脱脱在戍所被鸩杀时，年方42。我家始祖是脱脱的从兄弟行，由脱脱的父亲元太师、中书右丞相马札儿台^①早些时候派往淮南盐场代理营运的从八品两淮盐运司丞，以后改名冒致中(东林)的便是。

元代贵族在中原做官的，多数逐渐习染南方官僚地主生活，附庸风雅，饮酒赋诗，弹琴作画。两淮的盐税收入甚丰，盐官自然富有。始祖东林之所以在国亡后能够终身不出仕，遁迹如皋，随从众多，以一个俸禄仅45两的从八品小吏，竟能养活好许多人，并“坐拥书城，聚书数千卷”，都足以说明以官谋私、亦官亦商，自有生财之道。东林死后，他的孙子永宗应诏献书朝廷，备修《永乐大典》采用，蒙永乐帝颁发御笔“万卷楼”匾额。

冒氏家族在明初是列入“军籍”的，照例不得出任官吏。顾炎武解释明初军籍制度，指出：“军役多取于归附投充之众，其后又多以罪谪发。”还有一种“丐户”，是逊国的勋裔，被安置在海边，隔绝和其他百姓相联系。东林的儿子以抽丁编入云南边鄙金齿军，途中病故，按例又以孙代替服役。在封建社会，“好男不当兵”，兵丁属于“下九流”。洪武元年，诏令禁止一切蒙古服、蒙古语、蒙古姓。三年，又诏令准蒙古人恢复本姓，虑年长岁久，他们的子孙相传，不了解自己的本源。这样，禁令既弛，方开始准许蒙古人参加考试和出任官吏。冒哲于洪武中叶举明经，授本

学训导。冒政，成化年间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冒鸾，弘治年间进士，授兵部郎中、福建布政司左参议。冒起宗，崇祯年间进士，曾以兵备道监左良玉大军于襄樊，旋官宝庆兵备副使。以上都是冒氏家族在明代有限的几位显宦。还有一位享大名的冒襄（辟疆），下节有专叙。

到了清咸丰时，我的高祖冒芬（伯兰）官广东开平、乳源知县。伯兰有五子，俱官赣、粤、桂、滇等省知州、知府、知县或盐运使，一时人称“冒氏五丈夫”；就中又以冒澄（哲斋）的声望最隆，左宗棠在所著《盾鼻余瀋》中录有《湘阴县令冒侯文集序》。我曾去过乳源、潮阳，偶访旧日衙署，只见庭苑依稀如故；取县志披览，犹载伯兰、哲斋“为官方正”的事迹。这虽是封建时代，地方上对父母官例行的讴歌，至少说明还没有作过恶。我家自伯兰始，五世流寓广东，直到我父 16 岁时自粤还乡应试，才回到如皋。我们兄弟中有三人，接着又去广州工作，有的也和当地人结了婚，并以粤语为家庭通用方言。

如皋是苏北一个小县，富饶农牧渔盐，素有“金如皋，银泰州”之称。勤劳的苏北人为江南提供了大量肉食和禽蛋，而旧日的上海洋场，市侩却以德报怨，侮辱苏北劳动人民为“江北猪猡”。这个县的确也闭塞愚昧落后，至今里人和地方官吏中仍有不少人足迹未出县境，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可怜亦复可憎。虽然普通教育比较普及，而全县仅有一所中专师范。这样的地方照例出不了大人物。在历史上，闻名于世的，仅有宋代理学家胡瑗（安定）和明末清初的冒襄三数子。

二、冒辟疆其人其事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别号巢民。他是我的十二世祖。辟疆和方以智（密之）、侯方域（朝宗）、陈贞慧（定生）并称

“明末四公子”，联结东林后人和复社诸君子，横议朝政，品核公卿，反对君臣昏庸、宦官跋扈，因而相互砥砺名节，不参与政事。辟疆少时即负才名，受知于董其昌、陈继儒、范景文。崇祯间出任大学士的范景文，能了解辟疆，说他：“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他同时代的朋友称许他：“论列天下大事，激昂慷慨，旁若无人，浩然有祖生击楫之气。”又云：“少以绝代才名，出而交天下士，长而游名山，涉京华，揽辔澄清，廓然有用世志。”辟疆无意功名，不是利禄熏心的“禄蠹”。当福王南京称帝时，史可法以人才推举，特疏为监军；御史、学台也交章推毂，他都辞谢不就。否则，以辟疆之深交明末清初两朝卿相，何患不能闻达？可是，辟疆对马士英、阮大铖一批阉党余孽把持下的南都小朝廷不抱幻想，认为“中原无可整顿”，“天下事已无可为”，而正人君子如史可法者都被黜外镇，不掌实权，无能为力。

清政权建立后，辟疆故交中不乏位列新朝卿相的显贵。康熙中，屡以山林隐逸、博学鸿词被征，举荐纂修明史，也都遭借词峻拒。辟疆家故有水绘园，饶花木池沼、亭台楼馆之胜。当时的清流俊彦、隐逸子遗以及东林、复社故人子弟，或应邀馆舍，或望门投止，莫不视水绘园为复壁大隧，宾客云集，极一时之盛。辟疆广交天下名流^[2]。当时有人说：“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依归”；及家贫，犹不敢谢客，而身则皤然老矣。

1. 冒辟疆和陈圆圆、董小宛

如今世俗之人，一提起冒辟疆，往往与董小宛联系起来，甚至因知小宛而后悉有辟疆其人的。人们晓得陈圆圆和冒辟疆的较少，但读辟疆所著的《影梅庵忆语》的识者，都了解《忆语》卷首所说的“陈姬”，即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圆圆。辟疆和圆圆原有嫁娶之约于先。如果不是阴差阳错，陈圆圆被权贵掳掠入京，《忆语》中的闺中人物不是董小宛了。辟疆因践圆圆之约，于翌年赴苏州不获见陈，无意中访得小宛，遂缔良缘。这件事的原

本本，具载《忆语》，不赘述了。这里要说的是关于辟疆和圆圆的一段因缘。

冒辟疆虽识董小宛于崇祯十二年(1639)初夏于吴门，然当时小宛“薄醉未醒”、“懒慢不交一语”而别去。翌年，小宛去西子湖，兼往游黄山、白岳。及十四年(1641)早春，辟疆赴衡山省亲，路过苏州访问小宛，小宛仍滞黄山，不获晤，却在偶尔与人言谈中知悉陈圆圆适在半塘。圆圆的声名之盛，是南朝金粉之冠。辟疆所著的《影梅庵忆语》，对这次会晤有详细的记载：“辛巳早春，余省亲去衡岳，繇(自)浙路往，过半塘讯〔董〕姬，则仍滞黄山。……偶一日，赴饮归，〔许忠节公〕谓余曰：‘此中有陈姬某，擅梨园之胜，不可不见。余佐忠节治舟数往访，始得之。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晰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风雨忽作，必欲驾小舟去。余牵衣订再晤。’答曰：‘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子越旦偕我游否？则有半月淹也。’余迫省亲，告以不敢迟留故。复云：‘南岳归棹，当迟子于虎嘯丛桂间。’盖计其期，八月返也。”

届期，辟疆如约往访，传闻圆圆已为权贵掠去。当时，崇祯帝专宠田贵妃，周奎(后父)飭人去江南觅佳丽以夺田妃之宠，所以有圆圆被掠之说。其实，陈正匿居避祸，辟疆经人指点方始寻获。《忆语》对此，也有叙述：“……至果得见，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相视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获订再晤，今几入虎口得脱，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复长斋，茗碗炉香，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缘江楚多梗，率健儿百余护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自此不复登岸。越旦，则姬淡妆至，求谒我母太恭人；见后，仍坚订过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见，〔姬〕卒然曰：‘余此身脱樊笼，欲择人事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适见太恭人，如覆春云，如饮甘露，其得所天。子毋辞。’余